

吉林市八十五岁宿静真讲述家人遭迫害事实

【明慧网】我叫宿静真，今年已八十五岁，修炼法轮大法整整二十年了，这么多年没吃一片药，身体健康。在江泽民发动疯狂迫害法轮功的十九年里，我的女儿们不断的遭受迫害，我和老伴冒着酷暑严寒，冰天雪地的奔波在派出所、公安局、洗脑班、检察院、法院等部门要人，营救女儿回家，真的是既担心又忧虑，更是辛苦。得知女儿遭受酷刑折磨，那心都碎了。老伴承受不住惊吓和在恐慌中度日，在几年前不幸离世。

二零一八年间，吉林市船营区向阳派出所社区警察闫海波和社区人员多次到我家敲门骚扰；九月五日上午，又有三人敲我家的门，这三人中有两人是着装警察，还有一女子。

修炼法轮大法 疾病全无、烟瘾轻松戒掉

我在没修炼法轮大法之前，体弱多病，肾炎、气管炎、神经衰弱、胃病等，不断的吃药；后来又得了青光眼，没有钱治，面临眼瞎的可能。

就在走投无路之际，朋友给了一个偏方，说生喝牲畜苦胆能抑制青光眼的发展，从此丈夫到处去讨要牲畜的苦胆，我再用清水将苦胆喝下，每次喝下苦胆整整一天、甚至第二天嘴里都是苦的，因为人间最苦莫过于黄连苦胆。喝苦胆保住了眼睛，但是过多的苦胆严重的伤害了胃，胃粘膜基本没有了，不停的胃疼，每天吃不吃都打嗝，次数很多，而且声音非常大，很象家里养的大鹅的叫声。为此走在路上，经常招来诧异的目光。我经常呕胃酸，胃酸呕到脚面上竟然将黑色的大绒鞋面变成紫红色。

我五十多岁的时候，一次，一只手杵到地上，手腕齐刷刷的折了。还有一次，我正在厨房做饭，一转身坐在地上，股骨头折了。经仔细检查，我得了重度骨质疏松症，说骨头里都



法轮功学员：王茵

是蜂窝眼儿。医生说象这种情况，一不小心就会瘫痪。

面对病魔缠身的我，全家人象乌云压顶一样喘不过气来，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全家人共同照顾我，象买菜、洗澡等都由家人陪同，尽量减少闪失。那时候我脸上没有笑容，经常住院，我的五个儿女经常轮班在医院陪我。自从我患青光眼之后，丈夫承担做饭的任务，女儿们负责家里其它家务，包括给家里人做棉衣、棉裤，那时我大女儿才十二岁，二女儿十岁。我的大半生就是这样在苦中度过的。

一九九八年我有幸修炼法轮功，修炼后出现很多奇迹。身体的病不医而愈，烟瘾轻松戒掉。无病一身轻，那种幸福的感觉无以言表。

我十一岁就开始抽烟了。六十五岁那年被确诊为骨质疏松症时，医生一再叮嘱一定要把烟戒掉，否则更容易瘫痪。我开始戒烟，一共戒了七天，每天白天忙忙碌碌还好，晚上烟瘾一上来根本不能睡觉，那真是抓心挠肝的难受，连骨头都痒痒。本来瘦弱的身体更加瘦弱。丈夫看我实在是太难受了，就说，要不然你先抽一根烟，明天再戒还不行吗？我一听，象接到了指令一样，立即抽了起来。从此以后，我的烟瘾更大了，抽烟的数量比以前增加了一倍。我再也没有勇

气戒烟了，瘫痪就瘫痪吧，我认了，走一步算一步吧。就这样我小心翼翼的在担惊受怕中活着。

谁都不会想到，就这样大的烟瘾，在我修炼法轮功的第五天就彻底戒掉了。身体的多种疾病也不医而愈，无病一身轻，那种幸福的感觉无以言表。我从心里感恩师父。

修炼法轮大法开智开慧，我从一个大字不识的老太太能流畅的阅读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及所有法轮大法书籍。每天沐浴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中。

小女儿多次遭迫害 在劳教所被折磨的生命垂危

在中共邪党残酷迫害法轮功的十九年里，我的小女儿王茵六次被绑架、非法关押，因不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遭受了种种酷刑的残酷折磨，王茵绝食抵制迫害，被恶人每天强行插鼻管灌浓盐水，插鼻管插错了位置，将浓盐水灌到了肺部，王茵当时休克了过去，在生命垂危的情况下，仍然将她四肢用手铐铐着，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

我的小女儿王茵，一九六九年出生，大学文化，原是吉林辐射化学工业公司销售员，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邪党残酷迫害法轮功后，王茵为证实大法，在吉林市江滨市政府门前炼功，被非法拘留五天。

二零零一年一月二十八日，王茵到北京天安门广场和平请愿，被恶警拉到北京怀柔看守所迫害，强迫她光脚站在雪地上，后来被劫持回吉林市第三看守所继续迫害。

二零零一年三月一日，王茵被吉林市公安局船营分局政保科长范业刚绑架到九台饮马河劳教所六大队，遭受了惨无人道的迫害。

三月二十七日，全大队六个恶警一起迫害王茵，王秀艳先用电棍

电手背和小臂恐吓，并一次次将她踹倒，随后恶警们商量两个一组拿电棍电她，恶警曲文芳和金英爱一起把电棍按在王茵的脸和脖子上，使电棍上缠绕的金属条放电部份最大面积的贴在皮肤上并不断旋转，几万伏高压电的灼伤使王茵的面部肌肉不断抽搐，脖子和头不自觉的抖动。恶警金英爱看她一声不吭，叫嚣：“让她把裤子脱了，电她卡巴档（下身）”。在此期间，恶警还让不妥协的大法弟子看她被电的场面，以恐吓其他大法弟子。恶警用三根电棍连续电了两小时，当时王茵被电得脖子比脸还粗，呈紫黑色。

二零零一年九月十一日王茵被转入邪恶的黑嘴子劳教所迫害，因她坚定修炼，不配合邪恶的要求，不穿号服，被绑在仓库的死人床上，固定在单人床上时，用手铐把手铐在两个床角上，用绳子把脚绑在另两个床脚上。每天强行插鼻管灌浓盐水，第四天恶人给王茵插鼻管插错了位置，将浓盐水灌到了肺部，王茵当时休克了过去，被送到吉林省公安医院抢救。医院看她已危在旦夕，怕死在医院里承担责任，才通知家属接人。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日，王茵正在单位上班，被吉林市高新区610、高新派出所恶警绑架到洗脑班，她绝食抗议抵制迫害，后在洗脑班走脱，被迫流离失所。

国安两次强行入室绑架

二零零五年七月十五日下午，吉林市国安恶警先是到王茵工作单位绑架她。因她出差在家休息，国安恶警挟持王茵单位人员，很多人把我团团围住。恶警们欺骗王茵说：你把门打开，我们没什么大事，就是找你谈谈。看到王茵坚决不配合，国安恶警又逼其单位董事长王玉江叫门。王茵推开我家二楼阳台的窗户，向邻居、国安、公安和过往行人讲真相，大声告诉周围的邻居自己是修炼法轮大法的好人。两个小时后，王茵走脱。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王茵和三名大法弟子被吉林国安恶警破门而入



酷刑演示：野蛮灌食

绑架。后秘密转移到长春公安四处遭受迫害。我女儿王茵、历经一个月磨难后才回到家中。

一月内转三个洗脑班 遭灌食、猥亵、上绳迫害

六年后的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四日，有多人到王茵家敲门，两辆警车，还有私家车，车上有便衣警察。王茵不给开门并从窗户向其讲真相。警察野蛮把门撬开，五人非法闯入，将王茵绑架到沙河子洗脑班迫害。在吉林市沙河子洗脑班被非法拘禁八天，期间，王茵遭到灌食、性侵害、上绳（一种野蛮捆绑的酷刑）等迫害。迫害王茵的主谋是吉林市船营区“六一零”主任杨秉文及其帮凶徐振贤等人，他们使用恫吓、欺骗、用扭曲的人性和阴险的手段迫害王茵。

在王茵绝食抗议第四天，徐振贤就领人来给灌食，带来个五十岁左右的协警叫“老刘”，一米八左右瘦高，一帮人把王茵按床上，用筷子卡在她的嘴上，捏住鼻子强行往嘴里灌，把王茵的脸都弄破了。灌完食，王茵大喊“法轮大法好！”恶人“老刘”打了她四个耳光。徐振贤不怀好意的说，要吃饭，就让“老刘”喂。结果晚上，徐振贤把鸡蛋羹拿来，让王茵吃，不吃，就让“老刘”喂，她回头走了，然后把门关上了。只把“老刘”和王茵关在屋里。王茵向后退，“老刘”往前逼，把手按到王茵胳膊上，呼吸急促，并大声尖叫。吓得王茵问：你要干什么？他说，你说呢？当时，王茵吓坏了，他问：那你吃饭不？随后，徐振贤领着人进来了，拿着一杯鸡蛋糕让王茵吃。

第二天早上，王茵还是决定不吃

饭，结果，徐又来威胁她，说还让“老刘”喂，她又领着屋里的两个陪教人员走了。王茵当时躺在床上，还没来得及下床，就被恶人“老刘”按那了。王茵喊救命没人管，徐一关门，“老刘”马上上床。王茵挣扎着，“老刘”过来呼吸急促的把嘴往王茵脖子上贴，手伸向王茵的臀部。王茵不住声的喊叫挣扎，僵持了一会儿，徐才重新又开门进来，再来给王茵灌食。

王茵告诉他们老刘的恶行。徐说：那不让“老刘”灌，让他把着王茵的腿。在灌食过程中，“老刘”趁机又用手指捅了一下王茵的下身。下午吉林市“六一零”头目白岩来了，王茵告诉他“老刘”猥亵她，白岩无耻地说：“你有证据吗？”“老刘”是他们雇来的临时工，一个地地道道的流氓。

九月一日，王茵被转到吉林省长春兴隆山洗脑班，到九月二十一日，又转到吉林舒兰洗脑班，直到九月二十九日才回到家；一个月内，王茵遭三个洗脑班恶人迫害，身心遭到了极大的摧残。

大女儿遭三年冤狱迫害后被迫放弃修炼

我大女儿王立秋，在二零零七年二月十三日下午，去寻找被绑架的功夫，就没再回家。家人到处寻找，二十二天后，家属才接到刑拘通知书。

后来得知，我大女儿王立秋在二月十三日，被市公安局国保支队科长狄士刚、警察孙壮等劫持到吉林市船营区警犬基地迫害，被强行从鼻子中灌进去八瓶芥末水，用杠子压腿等酷刑。多次休克，狄士刚等用凉水将其泼醒，继续灌，造成王立秋心脏病频频发作，病情严重，几近死亡。在完全没有犯罪事实的情况下，王立秋被非法判刑三年，被送到吉林省黑嘴子女子监狱遭受迫害。

我们一家人修炼法轮大法，身心受益，按真、善、忍做好人，却遭受中共邪党残酷迫害。这么多年来，没过几天安稳的日子。

我今年八十五岁，是修炼法轮大法延长了我的寿命，法轮大法是高德大法，请世人牢记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一定会得福报的。